

音乐剧《悲惨世界》(音乐会版)近期在上海大剧院热演,这是它23年后的重新回归,依旧如此激动人心!

1998年11月,我第一次在洛杉矶观看了刚从伦敦西区登陆美国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以下简称《悲》剧)。此前对于音乐剧我可谓一无所知,在音乐学院学习时曾系统上了两年西洋音乐史课程,从来没有老师对我们讲过音乐剧。那天的观剧经历让我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这么好看的表演艺术形式何时能进入中国、进入上海呢?4年后的2002年,这个美好的愿望终于在上海实现。当然,其时对大多数人来讲,音乐剧到底是什么还是个未知数。合同规定演出三周21场的票,首演时只卖出了三场多!没想到的是,第一场演出大幕刚刚落下,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欢呼了15分钟,演员一再谢幕欲罢不能,大家的心都被深

23年,音乐剧《悲惨世界》重返上海

钱世锦

深打动了。第二天票房就排队长抢票(当年还没有网上订票),短短两三天时间内所有票全部售罄,最后一场连大剧场台阶都“卖出了票”。我清楚地记得,首场演出后的第二天上午,制作人麦金托什来到我办公室向我表示祝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钱先生,我们的愿望都实现了!”并且送我一个有十个《悲》剧中珂赛特头像的波普画大镜框。

其实,四大音乐剧名剧的制作人麦金托什1994年就来过上海,希望能将他制作的音乐剧《悲惨世界》《猫》《剧院魅影》等引入亚洲乃至中国。在上海考察后,老麦感到上海的演出市场很不完善,能够满足他演出要求的条件也不成熟,悻悻离开时留下了一

张名片。1996年,我被调至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大剧院,开始筹划剧院落成后的演出剧目。除了歌剧、芭蕾、交响乐项目以外,也想到了引入音乐剧。我们根据名片上的地址给老麦写了传真信函,希望他能够同意将《悲》剧作为引入中国的第一部经典音乐剧。老麦也颇谨慎,特地派人前来与我们接洽,并考察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大剧院的规模特别是舞台设施,最后同意双方进行商业谈判。经过差不多近五年的艰苦交涉,终于,2001年9月11日上午,在伦敦老麦公司总部,我们达成协议,《悲》剧将引进中国上海。一年后,《悲》剧的全部道具、服装、音响设备由一架我们租用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货机

运抵上海浦东机场,6月22日正式开启了《悲》剧在中国上海的破冰之旅。

让人欣喜的是,《悲》剧在大剧院首演前一天,麦金托什特地携他那位不大外出的母亲来到上海,《悲》剧的歌词作者鲍伯利和作曲勋伯格也都悉数到场。两位艺术家都是第一次来上海,他们看到中国观众如此欢迎自己的作品,由衷地感到兴奋。后来的几年中,鲍伯利还带了他的演出团队到上海大剧院举办了著名音乐剧造场音乐会。

当然,我也知晓老麦对《悲》剧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遗憾,是没能实现他把这部巨作做成中文版的愿望。这次《悲惨世界》的回归,或许能够加快制作中文版进程的。《悲惨世界》音乐剧诞生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它在世界舞台上久演不衰,相信未来的岁月里,中国观众还可以欣赏到《悲》剧的舞台版、音乐会版和中文版!

人人皆知蛋内存在待破壳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被厚重的壳包装、包裹的同类时,也能察觉他们那藏于外表之下,想要或不要被别人发现的鲜活生命吗?

池塘边,草坪上,大树下——在城市里堆半个“泡泡”。我像剥橘子皮般掰下泡泡的一瓣,自然的气息迎面而来,烧烤的香味随风飘来,欢声和笑语不清自来。

只是寻常的一日,帐篷却搭了不少。有被杆子撑起来的“锅盖头”,有被绳索拽起来的“滑翔伞”,还有的又圆又鼓,比如我这顶,像半个泡泡。人平躺在里边,以身体为轴、四肢为指针转动,瞬间就成了这块乐土的时空中心。

在帐篷里,我会思索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比如:为什么面团被静置、覆盖,变得更松弛、稳定、柔韧的过程称为“醒”面?人类在帐篷中被静置、覆盖,是否也让紧绷的身心“醒”过来?

在帐篷外,不为捉住什么的网兜在空中挥舞着,不为钓起什么的鱼钩在水面漂浮着,不为哄睡什么的吊床在林间轻晃着。他们的主人都神情安逸,肢体舒展。那个陷在吊床里,明明没下雨还悠闲转着伞的人,让我想起了抱着贝壳在水面仰泳的海獭。

或春秋,或晨昏,或晴雨——在城市里吹半个“泡泡”。我像掀新嫁娘的盖头般挑起泡泡的一角,一片绯杏跳至眼前;再掀开,一池碧荷;第三次,一坡金桂;第四次,一地素雪……手中抓住的比起帐篷,更像是视频剪辑的关键帧。

在帐篷里,我会思索一些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比如:许多蟋蟀倾向于在夜间鸣叫,是因为它们上夜班,白天休息;上日班,入夜放歌;还是说上班是人类独有的概念,蟋蟀的日夜差异只是它们生活的不同形态而已?

在帐篷外,山水已随时令焕新颜。还记得中华攀雀筑巢时,有孩子问那是什么,家长答问问DeepSeek;凤头鸊鷉斗舞时,有孩子问那是什么,家长答搜搜“豆包”。一只须浮鸥降落在莲蓬上,莲蓬倾了倾身,停不稳的鸟儿飞走了。两只须浮鸥抢占同片荷叶,荷叶扭了扭脸,它们就从转盘上滑落。急雨之时,荷花不会把眼泪揉进身体,而是将其团成圆亮的宝石。它们让我觉得无论将来知识类的人工智能如何迭代,大自然永远会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开心了,伤心了,安心了——在城市里吐半个“泡泡”。我像揭晓最终答案般展开泡泡的一页。所以,什么是泡泡,而不是壳?为什么在城市里,而不把风筝线放得更远,直至最远?

在帐篷里,我会思索一些重要的“人类学”问题,比如:在高楼里工作生活的人能意识到自己总是被人的造物和造物里的人架于空中吗?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彼此的翅膀,还是会认为我们只是被粘在同一张蛛网上,等待着被消化的小虫?

我的答案是前者,虽然这翅膀并不自由。城市 and 自然不是割裂的,生活和压力也不是。如果用绝对的二分法面对一切,迟早会把分割线画到自己身上。

感到倦了,不妨在城市里选一角绿洲,在这个离得开也回得来的地方,以心灵为种,泡泡为棚,培育出屏蔽负面高压的能量。那是比用亮武装、掩藏自己更温柔、有呼吸感的力量,当你与它融为一体,身心变得松弛、稳定、柔韧,就能重新“醒”过来。

在帐篷外,我将返回那片人与人相互托举,人与城市相互托举的翅膀之森。然后在爱着自己的寻常一日,在城市里,载半个“泡泡”,去与知己相约,与快乐欢聚,与美好重逢。

及豪家富室的实际利益,自然引起了剧烈反弹。恰恰在双方的攻防愈演愈烈、宋仁宗与范仲淹的默契日趋减衰之际,擢升右正言、知制造的欧阳修,以变法鼓手和范氏阵营干将自居的才士欧阳修,向皇帝呈上了他务虚名而招实殃的奏章《朋党论》。此文一现,范仲淹的敌手弹冠相庆。欧阳修由宋仁宗敕



立冬过后,寒意渐深,正是思念无处躲藏的时节。父亲离去已有两个多月。

那晚接到父亲突发病危的电话,我人在香港,心却瞬间坠回浙江老家。我无法相信,明明早晨他仍如常,这时老家医生坦言:或许熬不过今夜。全家连夜奔走,紧急转往杭州的医院。父亲信任我们,用意念捱过了漫漫长夜。他顽强地撑到了杭州,却在转院后的病床上骤然离去。

几时的记忆里,父亲聪明、能干,是义乌最早嗅到商机的那批人。这座建立在市上的城市,日后成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父亲跟着市场步伐,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经营过拉链厂、物流托运处等改革开放前沿的生意。父亲在老家农村盖起一幢两层小洋楼,常把新潮的家具电器往家搬,小伙伴们也爱聚集在我家客厅看那个年代的黑白电视。如今我定居香港,每当看到义乌小商品经香港转口全球,就会想起父亲,他正是那个时代敢为人先的商人缩影。

父亲身上兼具商人的精明与江湖人的不羁。他爱烟、爱冒险,早年在牌桌上赢得第一桶金,也曾因此折损过半身家。晚年,他回归质朴,陪母亲住回乡间老宅,日子归于勤俭。麻将仍打,却不再为钱,只作智趣消遣。他悄悄为母亲留下充足的养老金,好面子一辈子的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默默为家人做了许多事——正如他的爱,默默无言。

我总以为,他会活到很老,会和很多老人一样在病榻上缓慢告别。没想到,他选择乍然离场。他走的日子有两个“8”,转院前的睡梦中他念叨过三张麻将牌,相信是那边的牌友已经在和我们“争夺”他了,等不及要拉他组局了吧。我想他是快乐的,正如他村里的老友所说,他平时开开心心。

父亲是骆宾王后裔,从小骆熬成了老骆,晚年回村,邻里亲切唤他“老丁”。他走后,我们在老家摆了五天丧宴。出殡那天,全村人都来送他。

登上太平山顶北望,才懂来日并不方长。维港的灯火再璀璨,也照不亮归乡的路。

一直想去良渚,因为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和这里有关。那天,出租车载着我们到良渚遗址公园门口时,司机说:“这里面,除了天就是地,没有别的。”司机不知道,我们就是来看天地的。五千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城池,一个早期国家的都城,从洪荒中走来的人们,选择了这个被山水环抱的美丽小洲定居,因此,有了良渚文化,有了历史,这里成了中国的一处世界文化遗址。良渚也是最早江南水乡的

黄庭坚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往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许一人,惟称文正公与《乐毅论》同法。”时论范仲淹书法“文醇笔劲,既美且箴”。他在《道服赞》中写道:“虚白之室,可以居住。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这一件范仲淹的传世真迹,能够让今人看到书写者之整体形象——以其毕生劳绩、挫折和词赋文章为烘托——与他同乡范中立毫端“峰峦浑厚,势壮雄强”的北方高山大岭玄秘契合了。事实上,《溪山行旅图》所画,恰恰是两范故乡的真景原貌。文正公喜喜好弹琴,但平日只弹《履霜》一曲。他切盼世间有一百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希文,但这当中不必包含范希文自己。早年的穷乏既没有毁



秋深处 陈静 摄

掉他,也没有侵蚀他。不过,我无意仿效井上靖虚构成吉思汗雄心的源泉及流径,将范仲淹的言行志趣归因于他渴待人们认同其高贵世系:唐朝宰相之遗裔。我更情愿相信,范仲淹幼秉庭训,在多年的

范仲淹的道路

陆源

攻读生涯中耳濡目染,以至某一刻如饮醍醐,享受了伟大传统的热烈召唤。二十六岁举进士第,他才绍复宗姓,获晏殊汲引表荐而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任秘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矜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大概范希文自己也没想到,他报答晏殊知遇之恩的方式,居然是向举主耿介抗言。圣圣六年冬至,宋仁宗赵祯率百官给临朝称制的刘太后贺寿,范仲淹上疏,批评未执权柄的皇帝逾越礼度,并敦请太后还政。此番动作令晏殊煞然惊悚,急欲阻止。然而范仲淹谏论侃侃,卫护典范,略无退让。于是贬河中府通判,再徙陈州。越三年,刘太后崩殂,范希文回汴京任右司谏。权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操控铨授,范仲淹上《百官图》,“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他胆大妄为的指摘自然会遭到报复,终与尹洙、欧阳修一同谪放转徙,蹭蹬失意。妻子李氏不久亡逝。

世人每每称道范希文《灵乌赋》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句,它经常引发诸多低层次的误解,产生类似于“轰轰烈烈”的怪诞

联想。其实作者旨在强调,无论如何,我等之所以坚持到底,始终弗渝,纯全是天性使然:“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

宝元初年,李元昊称帝,举兵南侵。范仲淹右迁龙图阁直学士,经略陕西。在延州前线,两鬓染霜的范仲淹拓疆御寇,采行步步为营的战略压迫西夏军。他遣兵攻入敌腹,更在十天内奇迹般筑起了一座大顺城,即《渔家傲》中“长烟落日孤城闭”之“孤城”。“此间边事,夙夜劳苦。”范仲淹的感遇,可以想象,必定复杂难言。而据《东轩笔录》记载,欧阳修尝将范仲淹“塞下秋来

数阙词为“穷塞主之词”,同时,他本人也作《渔家傲》一首:“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他对朋友说,这样方无愧乎统帅之职权。欧阳修比范仲淹年轻近二十岁,自视德才盛,始终以书生气飘在半空。饶是如此,他仍代表了文人士大夫的普泛见解,即范龙图战绩不彰。

坐镇庆州四年里,经范仲淹扶携的后起之秀,文有滕宗谅,武有一代名将狄青。庆历中,李元昊请和,范仲淹拜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人认为宰相王举正昏耄无能,其推范仲淹取代之,遂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又一次固辞诏命,理由是“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很显然,除非天子问策,否则他无法接受宰弼之位。不久,皇帝赐手诏。范仲淹退而献条陈十事。随着一道道谕旨渐次颁榜,“庆历新政”全面铺开。种种举措,伤

许,那时的鸭祖宗就是先人的餐桌上餐。正观赏“当时扁舟”伴今日野鸭时,一阵狂风夹带着大雨袭来,那群鸭子,理所当然地跳上了船,躲进了船腹,我们也躲进了路边茅草顶的竹屋。这一躲,似乎就是几千年,待雨住风停时,我们和小鸭们各自走出草棚和小船,又回到了今天。五千年瞬间,我们和小鸭,被折叠又被释放。

而在那折叠的历史中,世界的那一端,埃及的金字塔和苏美尔两河文明也同时开始,

七夕会

玛雅文明,古罗马遗迹庞贝里的霎时千载和黄粱一梦,出现又消失。而良渚,历历证实中国文明古国的名副其实。当我们走出遗址公园时,天已放晴。公园门口写着:“保护珍贵遗产,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带着记忆走出来的我们是幸福的,因为穿越了时间的隧道,来到远古。相对五千年的历史,我们都是蜉蝣。

裁,贬离邦畿,如愿以偿赴滁州做太守,书写他留传百世的《醉翁亭记》去了。范仲淹总算明白,一个欧阳修想帮他,比十个吕夷简陷害他后果更严重。皇祐四年,一代名臣范希文病逝于上任颍州途次。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歧异,或许正是两种最根本世界观的深刻歧异。所以,在《岳阳楼记》的千古名句之前,范仲淹用了“其必曰”三字,而欧阳修为范仲淹所作《神道碑铭并序》则存在细微差别:“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对此,我只想说,范仲淹本人的客观化语调,绝不是随随便便形成的。欧阳修貌似同声相应,实际上终未明识范仲淹之志:这当然不在于他笨,而在于归根到底,两人要走的道路大为不同。